

37摄氏度,空气中翻滚着热浪,连柏油路都快给热化了。在这样的天气里,能不出门便不出,街上行人寥寥。而两个女孩却步伐匆匆地走着,她们中高的一个连衣裙、长发披肩;矮的一个牛仔T恤、齐耳短发。她们边走边聊,前面两个“白衬衫”谈论着,神情疲惫又兴奋。

高个子女孩,是我——16年前、初到上海的我。在那个炎热的7月,我和同屋小玲便是这样,在中介的带领下,靠步行看过不知道多少家,才找到了租住的房子。

那房子不大,位于复旦大学后的一个老式小区;两室一厅,带厨房、卫生间。我们两个女孩,一人一间卧室,正好。之所以找了很久才定下来,主要是因为价格。我们都是大学毕业直接来上海的,没有什么钱,租金自然越低越好。当时的两室一厅月租一般是1500元,而这间是1300元。租房的规矩是

张庆辰是晚报校对科的老同事,七年前便退休了。上个星期旧疾复发,经单位同事帮忙急送华山医院,孰料6月上旬病情加重,6月12日终告不治,令人扼腕之余尤叹世事无常。

庆辰性格内向,为人处世忠厚老实。我和他同处一个单位,虽有联系但不多。其实他是我大学的同班同学,我们的渊源要追溯到40年前了。他当时在一师附小做老师,说自己不适于当“孩子王”,看见孩子哇啦哇啦就头皮发麻。1992年调进晚报,赶上了报业大发展的日子……他曾对我感叹自己的运气不错,碰到了几位能在人生道路上帮衬自己的好同学。进了晚报校对科,他也有到其他部门的机会,但他都放弃了,竟然一屁股坐到退休,这大概也是喜静不喜动的性格使然吧。

这些年来,记得庆辰仅托我办过一件事:家里动迁,他说自己不善交际,不知早走还是迟搬好,拜托我去有关部门了解一下“内情”。当我把打听得来的情况告诉他时,他再三感谢。

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我也没帮上什么忙,无非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享受一点奖励之类的优惠政策。就这样,他从吴江路迁出,搬到了现在居住的江宁路世纪之门。

庆辰患的疾病,其实还未退休时就查出来了,三年前曾做过一次手术,病情相对稳定,这几年退休了,联系就更加少了。但我知道报社对他还是很关心的,他患病开刀、住院都是单位同事帮他解决的。我想庆辰泉下有知,也是铭感于心的。得知他去世的消息,我感到很突然,想想这些年除了大呼隆的班级聚会,没和老同学私下认真地交谈过几次,心里有点难受。这个性格内向的人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,也选择了一个不愿惊动大家的星期五离开。经过周六周日两天,我们得到消息想去送他最后一程竟也没有赶上……我更于是于心愧疚。

我手头有两张和他的合影照片:一张是大学毕业的合影,他站在我身边憨憨地笑着;一张是晚报75周年报庆时的同仁合影,因为是以部门为划分的,我们相距得有点距离。

在我们的大学毕业纪念册里,他留下的临别赠言是“五年学业,尚堪自慰;半世人生,岂可蹉跎”。我记得在班级里,庆辰同学的成绩是好的,他的上课笔记到考试时是抢手的。这几天大学同学微信群里俱是一片唏嘘,尤其是受到过他“恩惠”的那些同学。看着照片上三十年前庆辰的模样,时光在泪影中模糊……一路走好,庆辰!

“付三押一”(先付3个月租金、并抵押1个月租金),我和小玲的钱,全是向公司预支的。

拾掇房间,几乎“扒了层皮”,我累到急性肠胃炎发作;一间卧室没有空调,是我跑到二手市场买的,300块。往后的日子里,下水道堵了,自己通;保险丝

从蜗居到安家

李佳

断了,自己接;有一次,电视机突然冒烟了;还有一次,燃气热水器自爆……不管怎么样,总算是安顿下来。我在上海,有一个家了。

在这个家里,从未下过厨房的我学会了做菜;我们时常邀请同事来小聚,大厨是我;我们有一台洗衣机,一位同事——是复旦的在读博士,每隔一月,会把攒下的衣服拿过来,边洗边在我家吃火锅……日子过得从容而悠长,仿佛刻进了光阴里。也不是没有烦恼,最大的烦恼是“穷”,公司付的工资是当

初答应1/3,拿到第一个月工资的时候,我钻进床里哭了一夜。

工资常常难以支撑日常开销,每月去掉房租、水、电、煤,便只剩两三百。为了改善生计,我和同事们变着法加班、或者打零工。我最夸张的一次,加班到清晨6点,是在床边地板上坐着睡着的。一位清华生物系毕业的同事头脑灵活,有一阵子,帮大家找来英文翻译的活儿,

每翻译1000字可赚100元,我熬了两天,赚了300多,拿到钱的一刻,简直觉得自己成富翁了。大家为了庆祝,相约一起唱通宵歌。那晚,夜宵是在我家吃的,我煮了汤圆。大家都说:甜!

大约一年后,我们纷纷换了工作,彼此分开了。我考上了上海公务员,半年后,等初任培训结束时,我搬离杨浦,来到浦东。

度过了青涩的第一年,成长似乎加速地发生着。新职业给我带来稳定,不仅是工作内容,还有收入的增长。两年后,我买了房,是个老式小区里的一室一厅,位于顶楼。那套房,我贷足了额度,首付大部分是借的,交房时,身边只剩2000元,连家具都没有了。房子虽说不大,却让我有了安心的感觉。我是独生子女,爸妈退休后来上

海团聚。他们年纪越来越大,顶楼的房子不利于养老,只能考虑置换。那几年,房价飞涨,我家位于中环,周围房价完全超出我的承受范围。好在,我对地段没有执念,一个偶然的机,赶上外环某新建小区开盘,就这样,我竟然买到了“一手房”。

搬进去那天,我们全家洋溢着过节般的喜悦。抚摸着新房子的处处,爸妈激动得像两个孩子,脸色红得如同朝霞;我也感到实实在在的幸。来上海16年,从租房到买房,从蜗居到安家,房子对

不要责怪组织这类活动的员工,夏季到来,搞一些“亲水”的集体活动,比如说打水球、沙滩排球等,都是增进员工感情,加强团队合作的好机会。不少公司还会邀请客户参加这类活动,在海滩边可能比

那几年,我在澳门外岛的威士汀度假酒店参加一个“高科技企业融资”的研讨会,会后,与会者都去大厅外的游泳池畔喝香槟,一些人,其中也包括代表主旨演讲的某投资银行的银行家,穿着游泳衣在池内休憩、游泳。

几天后,我碰巧在南京西路的上商城邂逅这位老外银行家,那天他穿得衣冠楚楚、无懈可击,我一时记不起他的姓名,但是他穿游泳裤游泳的印象却在脑海里重现,挥之不去。

职场中有一个常常被忽视的着装原则,一旦你穿着相当于内衣裤出现在你同事面前,那么,你在同事脑海中那个穿着正装的形象就不复存在了。

记,因为他阅读量不够,作文还是写得干巴巴的。母子“相爱相杀”十年多了,这幸福感和获得感从何而来呢?

我灵机一动,想到我们夫妇写书出版的《爸爸在左妈妈在右》新书,我们像对待朋友一样,真诚邀请他共同参与我们的新书,请在封面用毛笔书法题字并插画,并且请他帮忙校对书的内容,尤其是前言和后记,他好像找到了感觉,很认真地参与了进来,并且帮我们找出好几个错别字。

后来,在新书发布会上,我们邀请他一起以小作者的身份一起参加,他的幸福感和成就感找到了,这时,我微笑着对他



荷塘清趣(中国画) 王勇刚

于我的意义可能与一般上海人不同,我认真、深情地对待住过的每一处房子,无论它属于谁,也无论它是大是小、是新旧。在这个过程中,我深深地明白了,房子不是“家”,却可以承载“家”;当你住进一间房子,那里便开始装进你的生活和幸福。我爱上海,因为这个城市的某些地方,曾经或正有我的家。

上海,也安顿了我认识的“沪漂族”们。小玲嫁到徐汇,现在是幸福的二娃妈妈;“清华生物系”如愿以偿地进了研究所;复旦博士修炼成资深评论人,后来被南方报业集团给挖走了……大上海“海纳百川”,只要有激情、肯拼搏,就能实现在大城市安家立业的梦想。

会扭过头去,甚至会“咯咯”地笑。有心理学家为那些特别渴望在公众场合发表讲话的人支招:“可以假想听你讲话的人穿的都是内衣裤,你可能就避之恐不及了!”道理就在于此。

多年前,某国一位官员刚刚被任命为情报总监。不料他的夫人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他穿泳装度假时和夫人、孩子一起戏水的照片,结果引起轩然大波,因为人们认为看过这张照片,这位情报总监就永远不再具有他的职位所必备的冷峻和威严了。

对于女士来说,着装更需注意。社会上对于男

女性别的偏见依然存在。公务活动中,太阳眼镜的式样一定要保守。有人会说:“我收到的请帖上不是明明白白地写着‘请自带游泳衣’吗?”那又怎么样呢?请你带不等于说你一定要带,这些请帖就是夏季着装的“小地雷”!

太阳眼镜也是误区之一。我看到过一位高级行政总裁在户外戴着一副彩色边框、涂反光镜片的太阳镜,颇为花哨。此景以后,他在下属中的威望肯定大打折扣。专家认为,在

平时,我们很重视孩子综合素质培养,要求他德智体全面发展,经常在寒暑假带他兄弟俩去全世界各地旅行,“行千里路,读万卷书”。穷养男孩,见多识广,尊老爱幼,勇敢独立,我们很忙,又没人帮忙,他就自己乘地铁上学。他今年上学期数学考了满分,小提琴八级,在“中华情·全国艺术教育成果展示活动”上海赛区荣获金奖,也没有参加任何课外的补习班。记得教数学的陈老师讲过,学校的学习才是

幸福着,学习着

居平

我帮他解释意思,每次都帮他发朋友圈,再给他看朋友们的点赞,他很开心,心情愉悦,自然就记住了,并且,还在学校组织的“美丽汉字”作文比赛中获奖。

这个“高招”可是美丽智慧的燕子校长亲自教的,她曾经

随着疫情慢慢平息,城市开始复苏,江南古镇也都恢复了原来的活力。那天在古镇闲逛,看着熙熙攘攘的游客,闻着石板路边上商铺散发出的或浓油赤酱、或甜香扑鼻的味道,感受着久违的烟火气,心情一下子明朗起来。

喜欢古镇似乎是血液里携带的基因,也可能是因为小时候随父母在郊区呆了几年,那些农田砖房、飞禽猪棚,就这么深深烙在记忆深处。记得大学时候加入诗社,学写现代诗,第一首发表的诗被大家说带着浓浓的乡土味儿,别人想不通我一个上海姑娘为什么写出这样的诗句,我心里倒是有点明白。所以,古镇,也是我某种意义上“乡愁”,每回旅游,只要附近有古镇,我一定会去探访一二。

记得那年去丽江,那还是丽江旅游刚刚火起来的时候,丽江古镇已有古色古香的客栈,也有洋气的各色酒吧,四方街附近街巷纵横交错,商铺林立。白天的古镇在阳光下大气明艳,而夜晚的古镇在月色下分外妖娆。然而我印象更深的却是刚刚在整修的束河古镇,现在你去束河,也已开发得非常商业化了,但当时,它真像蒙着头巾的青涩姑娘。只有几个卖手工艺术的自家铺子,镇上房屋透着古老的气息,我和老公走进一家饭店,也是镇上居民自己开的,他们就在边上吃,把个四方桌让给我们。记得上了一个炒野菌,还有一大锅老母鸡汤,这大概是我这辈子喝过最美味的鸡汤,鸡太大,我们就坐着慢慢吃,阳光从外面晒进来,一只狗趴在门边上。然后我们吃不完,又不想浪费,就招来小狗,把剩下的鸡肉喂给它吃,它吃得很快,我们喂得也很快。店主是个大妈,一开始可能想劝阻,后来也就任由我们喂小狗。等二人一狗都吃饱喝足,我俩才懒洋洋起身离开那里,小狗一路送我们到门口,觉得一下午的放空时间异常美好……

最近几年,其他地区的古镇去得少了,倒是年年都会去青浦的朱家角。我喜欢那里的熏青豆,还有酥糖、橘糕、粽子糖、云片糕……反正一路走一路吃,走累了就在河边的茶馆里喝茶。上次在放生桥附近看到一个穿着汉服的姑娘,齐胸襦裙,头发盘起,戴着珠钗,脚上是绣花鞋,很是雅致美丽,让人赏心悦目。现在喜欢汉服的90后很多,成为一种风尚,在古镇,也经常能看到汉服咖,在那里拍照。其实汉服和古镇还真是挺和谐的。我想到去日本京都旅游,在古老的清水寺,上山的二年坂、三年坂商铺满满,好多穿和服的姑娘徜徉其间。那边山下有租和服的铺子,即使你穿着时装而来,也能立马给你带来个时空穿越。

中国的古镇或许也可以学学,开几个出租汉服的铺子,说不定生意不错呢。我想哪天,我也穿着汉服去古镇走一走,满足我双重的眷恋。

边看边聊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古镇的引诱

钱亦蕉

两张照片一句话

崔以琳



“颀颀”的名字取自于《楚辞·大招》中的“天白颀颀”,我们希望他像阳光般清新、洁白、明亮!我们清楚地记得他第一天上学样子:小小的肩膀背着一个大大的书包,紧张又兴奋,咧着掉了一颗牙的嘴巴,穿着白色的校服站在学校大门口,身后,站着满脸期望的爸爸和妈妈。

说到大语文的学习,事可真多呢,儿子现在是四年级,写好作文,非常重要,但他是男孩,活泼好动,不爱定下心来阅读。从一年级开始,我逼他每天记日记,从每天五十字到现在的每天二百字,每周要写大周

养 育

七夕会

正餐,课外补习班是点心,吃好正餐是正道,点心只是学有余力的选择。

其实,我个人觉得,家长盲目地焦虑,拼命让孩子到处补课,可能会适得其反,导致恶性循环,家长痛苦,孩子更痛苦。现在很多学校,如何保持孩子身心健康,亟待解决。华师大出版社的王焰社长讲过,站得高,看得远,学习不是比谁跑得快,而是比谁跑得远!

学习是一种能力,幸福的孩子爱学习,陪伴是最好的爱。如何让孩子们真正拥有幸福感、获得感、愉悦感,健康快乐成长,学校老师的教导和父母的陪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